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他为何来到这江湖，浮游中能否找寻到答案？

托风水之名，讲江湖种种。

地师

DISHI

第六部 量天尺

徐公子胜治◎作品

游方是江湖八大门风门传人，一代“地师”，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正人君子，也算不上标准的好人。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身入江湖，良心已经让狗吃了一半，却总用‘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口号为‘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找借口；但另一半还得小心收好，否则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人对己，为何而来？”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地師

DISHI

第六部 量天尺

徐公子胜治◎作品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师.第6部,量天尺/徐公子胜治著.--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5
ISBN 978-7-5513-0468-9

I. ①地…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3500 号

地师 6 量天尺

作 者 徐公子胜治
责任编辑 钮琦 王大伟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000 千字
印 张 70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468-9
定 价 112.00 元(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50000

地
DISHI
师

第六部
量天尺

- 第一百二十章 ·1·
生死关头
- 第一百二十一章 ·12·
温一抔月光
- 第一百二十二章 ·24·
永远的真相
- 第一百二十三章 ·37·
顺水推舟
- 第一百二十四章 ·49·
海上生明月
- 第一百二十五章 ·61·
如鱼得水
- 第一百二十六章 ·74·
人言落日是天涯
- 第一百二十七章 ·87·
交个朋友吧
- 第一百二十八章 ·99·
借刀
- 第一百二十九章 ·112·
烟雨西湖

		第一百三十七章	•203•
		慢说流水无痕	
		第一百三十八章	•216•
		打麻将	
		第一百三十九章	•227•
		闻音醉瑶琴	
		第一百四十章	•239•
		胸臆情怀	
		第一百四十一章	•252•
		倚待与谁聆	
		第一百四十二章	•264•
		水中央	
		第一百四十三章	•274•
		徒取风流薄幸名	
第一百三十章	•124•		
雅游			
第一百三十一章	•137•		
夜幕玲珑			
第一百三十二章	•149•		
杀意茗香			
第一百三十三章	•158•		
梅花竹叶皆不见			
第一百三十四章	•171•		
量天尺			
第一百三十五章	•183•		
拦路酒			
第一百三十六章	•194•		
蝴蝶穿花舞			

第一百二十章
●
生死关头

苍岚刚刚控制了驾驶室，一转舵避开了右前方即将擦上的礁石。由于轮机声和风浪声，她在驾驶舱里没有听见船头的谈话，刚刚将船减速，忽然感应到神识剧烈扰动，就听兰德先生大喝一声：“苍岚，火速通知众人离船上岛，所有人，立刻！”

低头一看，李永隼已经倒在船头似是晕了过去，而詹莫道与梅兰德动手了，衣衫凌乱就似发疯了一般挥舞着手中的银鞭，嘴角有血迹显然已经受了伤。他拼了命就想踏前一步，可是梅兰德手中短剑煞意凌厉，逼得他一步也前进不得。但如此高手全力施展，兰德先生一时之间也无法制伏他。

“詹长老，到底出了什么事，你怎会与兰德前辈动手？”苍岚冲出驾驶舱喊道，她手持法器展开神识，却不知道该向谁动手。

这时倒在地上的李永隼挣扎着爬了起来，半跪于地手持法器对上方的苍岚，哑声喝了一句：“兰德先生，你快走，他们是一伙的！”

“苍岚，你若不是与歹人一伙，就火速离去通知柳长老弃船登岛！”游方手中的短剑煞气凌厉，在身前看似很缓慢地挥动。周围的海面上雾气激荡，水云升起，似乎凝成了无数细小的冰晶汇聚激射而来，他一时之间也无法冲到詹莫道身前。

苍岚无论想向谁出手,都必须过了李永隼这一关,而看李永隼已经身受重伤是强弩之末,几乎风一吹就会倒,但却是一副宁死也要挡住她的架势。

“混账东西!那边船上人有危险,你想逼死你爹和你全家吗?还不快去!”游方突然又大喝了一声。

突如其来的状况让苍岚根本反应不过来,看场面似乎是起了冲突,而李永隼坚决认为詹莫道与她和人是一伙,兰德先生却让她去通知柳希言等人赶紧弃船。情况不明她不知道该向谁出手,而且要想插手非得先打倒李永隼再说,但通知众人弃船总归没有什么风险,于是一跺脚跳到了海中,沿着岛屿边缘的浅水处带着一线波浪涟漪飞速离去。

看着苍岚离去,游方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最担心的就是苍岚与詹莫道是一伙的。李永隼已经失去了再战之力,他一个人对付两名高手没有把握,更无法阻止詹莫道捡起地上的东西。他虽不清楚那是什么玩意,但看上去就是一个遥控装置,本能地就联想到电影、电视上见到的爆炸镜头。

也不能怪游方不谨慎,他的心眼已经足够多了,刚才只是猜疑试探,并不能确定詹莫道真的有问题,更没想到詹莫道会突然发难,手段如此诡异刁钻!

他刚刚问出那句话,詹莫道就毫无征兆地动手了,海中突然卷起了一个大浪,浪花击在船头上化成一片乱琼碎玉,把众人都淹没其间,几乎不能呼吸站立不稳。事实上并不是真的起浪,只是一种幻境,但感觉却是如同真实一般,就似被大浪突然吞没。

游方见过潘幕翘施展的幻法大阵,可是潘幕翘的功力比詹莫道差远了,而且詹莫道蓄势已久,出手就是孤注一掷。浪花中银光点点,似有无数凝练的银鞭迎面抽来,游方一抖画卷,面前又是一片海,波浪涌来又消失于苍茫的海面中,同时挥出了秦渔,极力运用神识之力反卷。他这一瞬间看不清詹莫道所在,只能凭直觉极力阻止他碰到地上的东西。

而詹莫道是向李永隼率先出手,只是防范游方的侧应,李永隼更没反应过来,当场身受重伤,但他也运转神识发动了还击,伤了詹莫道。

游方破了幻法,不仅防身自保没有让詹莫道偷袭得逞,而且将他逼退了一步,这时李永隼已受伤倒地,詹莫道也受了伤。这是自伤伤人之法,但詹莫道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哪怕拼着自己身受重伤,也要上前半步,用不着斗秘法相持到最后,他只想拿到那个遥控引爆器。

神识运转，汇聚苍海水云地气，灵枢澎湃如惊涛骇浪，詹莫道已经拼命了，游方很难办。这么小的空间他很难与他游走相斗，假如使用别的闪避手段，又不能阻止詹莫道拿到地上的东西，只得正面硬挺，这是他最吃亏的斗法方式，功力毕竟不如啊。

若不是詹莫道受了伤，游方此刻恐怕已经被他逼退了，想动手并非不是对手，但地上那个东西是游方的死穴，他只能死死顶住，无暇采用别的技巧手段。

他并没有指望苍岚能帮忙，急切之间无法解释清楚情况，换作他是苍岚，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同门长老出手的，只要苍岚能按自己的话去做，立刻去通知柳希言等人弃船，已经是最佳的结果了。至少苍岚没有在第一时间对自己出手，这说明她并非詹莫道的同伙。

再说了，谁能保证詹莫道还有没有同伙、别人还有没有同样的东西？立刻弃船是唯一的选择。

“詹莫道，不要再做无谓挣扎了，就算你修为高超，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苍岚一去，你的底细就完全暴露，除非能杀光我们所有人。”激斗中的游方坚持不退，却缓缓开口敲打詹莫道。

带伤之人拼命，全凭一股狠劲支撑，只要这口劲一松，游方立时就能想办法拿下他。假如船上那些人弃船登岛赶来，詹莫道本事再大也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游方最怕的就是在这段时间顶不住他发疯似的攻击。

人在这种时候，要么就是破罐子破摔豁出去了，要么就是一松劲坚持不住，詹莫道已经带伤拼命了还能怎样？结果小游子吃了个大亏，詹莫道闻言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长啸，游方就觉得这条船突然沉到了海下，四面浪涌卷起一片碧蓝。

还是幻法大阵，詹莫道的看家本领，游方一抖卷轴并不破幻法，只是在一片碧蓝中开辟另一片天地，两个奇异的世界相重合，詹莫道仍然站在他的眼前，这一招竟平分秋色。可是同一瞬间，詹莫道一挥手，袖子里飞出三样东西来，竟是红、黄、蓝三色晶石，在半空中瞬间成阵，陡然激荡，立时化为碎末。

冲击神魂的三元大阵，一出手就运转神识到了极限超过晶石所能承受，损毁了晶石却爆发了阵法最大的冲击力。这一招游方曾在生死关头对付过孙风波，当时无人旁观，又在松鹤谷中试法时对付过熊居仕，天下同道亲眼见证。

万万没想到，詹莫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竟然用这一招来对付游方，看他的手法显然经过刻意的练习，也很可能就是听到风闻之后故意模仿。这一招看似简单

能使出来却不容易，它要求懂暗器的手法而且控制得相当准确，神识精微之处的配合一丝不差，也许人在这种关头激发出的潜力连自己平时都难以想象。

游方就觉得神识中传来一阵海啸般的嗡鸣，身形大震不由自主向后飞退，船头的空间本来就小，他的后背“咣”的一声撞在了船舷上，手指粗的钢制栏杆竟然被撞弯了！再看詹莫道鼻孔中已是鲜血直流，面目狰狞如鬼，终于等到了一线之机，俯身就拿起了地上的遥控引爆器。

他似乎在狞笑，目光全是得意之色，又似乎在咬牙，表情充满了恨意。他也在往后飞退，企图拿着遥控器从船舷上跳下去。游方看得清楚，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血液几乎都已经凝固，后背撞在船舷上就似乒乓球一般轻盈，瞬间就弹了回来，同时咳嗽一声口中喷出了血沫。

与这种高手正面硬抗，他终于受伤了，三元大阵冲击神魂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后背撞的那一下，没有顺势卸力后翻落到海里，而是强用内劲借力弹了回来震伤了肺部，但在这种关头他根本就感觉不到痛苦，运内息将淤血吐了出来。

血沫尚飞在空中，游方也同样一抖右手，秦渔落地，袖子里飞出一件东西抄手抓住，是一把小巧的银色勃朗宁手枪。

这两人袖子里都藏了东西，大热天在南海，船上的人却都没有穿露臂的背心或短袖衣，而是那种可以防紫外线的宽松长袖衫，将胳膊完全遮住。

江湖传言兰德先生擅使双枪，枪法如神，见游方举起枪詹莫道现出惊恐之色，后退中右手的软鞭划出一道刺目的银色光幕。而游方毫不犹豫地对着他连开了七枪，在最短时间内将弹匣全部打空。

有四枪打飞了，不是游方枪法不准，这种手枪威力本来就有限，就是潘慕翹上次用的那一种手枪，非常小巧精致看上去就像女人的东西，而游方却发现这玩意能藏在袖子里。这次来海南特意联系了张流冰，让他通过包旻从香港搞来足够的子弹，私下里练过一段时间。

打中的三枪中有一枪击在右肩，有一枪击在左侧胯骨，另外有一枪最准，正打在詹莫道握住遥控器的左手大拇指根位置，把他的大拇指给打飞了，让他想按键也按不了。而詹莫道也真是疯狂，另外四指扣住遥控器竟然没有脱手。

最后一枚子弹打飞的时候，詹莫道已经向后飞掠到船舷外，但凌空中枪的他没有施展秘法逃脱的机会了，扑通一声落进了海中。而游方根本没有理会詹莫道是死是活，连秦渔都没来得及捡，身形就像闪电一般冲向侧前方，一把抱起目瞪口呆

的李永隽腾空一跃，脚踏船舷垫了一步，也飞向了大海。

抱着一个人想奔过水面到达岛上，游方平时不可能办到，此刻带伤在生死一线之间，他也不清楚究竟激发了多大的潜力，居然神识如凝大踏步奔出了三十多米远，此时船还在海上因惯性慢慢向前漂行，离岸大约有百米。

就在这时，传来轰然一声巨响，游方后背不知又被什么东西砸中了，身形失去控制又吐了一口血沫，紧接着热浪从背后卷来，他抱着李永隽栽倒在海中。一道浪涌卷过将他们吞没，又朝前推了十几米远，游方这才挣扎着拉着李永隽露出了水面。

回头再看那条船已经爆炸了，冒出浓烟和滚滚的火苗断成了几截，正在缓缓地沉下去。爆炸并不止一声，隐约的轰鸣也从小岛的另一侧传来，看来詹莫道落水垂死之时想要同归于尽，拉最多的人与他陪葬，还是按动了遥控引爆器。引爆也不是瞬时的，从遥控启动到引擎点燃炸药有那么刹那间的延时，游方才得以带着李永隽逃离生死一线之地。

一种近乎虚脱的感觉袭遍全身，一个浪打来他呛了一口水，吐出又咸又腥的海水还带着血迹，感觉到沿着肋骨整个胸膛几乎是钻心的疼痛。李永隽发出虚弱的呻吟也在咳嗽，显然也是呛水了。游方一手揽住她的前胸，尽量将她的脸仰在水面上，另一只手和双脚奋力在海浪中划水向小岛游去，此时已经顾不上她其实是一位女扮男装的道姑了。

离岛还有四五十米远时，忽然海浪涌起形成一个漩涡，卷住游方将他俩托出水面，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们带向小岛，原来柳希言等人已经弃船登岛赶到了这一边。

到岸边之后，张流冰一个箭步跃入齐腰深的水中扶住了游方，其他人也纷纷赶过来将李永隽接了过去。脚踏实地之后游方终于才缓过一口气来，眼前有点发黑，心里清楚这次伤的不轻，恐怕是有生以来受伤最重的一次！但他很快就轻轻甩开了张流冰的搀扶，在礁石上站得很直很稳。

柳希言也是惊魂未定，神色中还带着愤怒与哀戚，同时也有一丝茫然，他向游方拱手道：“兰德先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消砂派自己做的事，柳长老还要装糊涂？詹莫道与歹人是一伙的，船也是他引爆的，你们想怎么解释？”李永隽在慕容纯明的怀中挣扎着说出这一番话，随即又大声咳嗽起来，然后脑袋一歪晕了过去。

在场所有人神色都变了，脚下似乎都有不易察觉的移动，很微妙地就形成了左右两边。消砂派的苍岚、柳希言、严礼强、袁野、孟三美等五人站在一边，其余各派弟子站在另一边，只有牛金泉左右为难地站在中间。

苍岚没说话，而柳希言的表情就像被人迎面打了一拳，李永隽已经晕了过去没法再问了，他冲游方道：“这，这，这是怎么……”

游方却一转脸问张流冰：“是谁通知你们下的船，当时你们全在船上吗，好像少了两个人！”

张流冰答道：“我们一直都在船上，直到苍岚师妹来通知我们火速下船，消砂派的叶小芜与苏泉两位同道因为一个在轮机舱、一个在驾驶舱，最后没有来得及撤离……不幸遇难。”

他们当时不是以正常方式下船的，也不是跳船游泳，而是接到苍岚在岸上的警告之后，直接开船搁浅冲到了岸边的礁石滩上，火速跳下了船。随后船就爆炸了，最后两人未及逃脱葬身火海。

再看消砂派众人都有些衣衫凌乱，满身烟熏之色，严礼强衣服破了连屁股蛋子都露出来了，他和袁野都带了伤，他们是最后下船的。

游方叹了一口气道：“柳长老，詹莫道确是歹人一伙，这两条船也是他引爆的，我拼尽全力才拖延到现在，可惜还是有两位同道遇难。”

“詹莫道何在？”一直没说话的苍岚突然插口问道。她说话时没有看向任何人，而是望着远处海面上漂浮的油污和火焰，眼中似乎有泪，神色很复杂无法形容。牛金泉站在她的身边，似乎想说什么却又没开口。

游方：“水深火热，已葬身其中。”

苍岚突然腿一软跪了下来，看不清她的表情，但语气中有深深的哀伤，似乎还带着哭泣的声音：“兰德前辈，是我消砂派出了败类！他，他，他……”苍岚已经说不下去了，她也不清楚詹莫道究竟是什么来历，都十年了，本来以为是很清白的一个人，现在又彻底糊涂了。

紧接着她语气又一转说道：“晚辈方才没有出手助您一起拿下叛逆……”

游方一摆手打断了她的话：“苍岚，你起来吧，设身处地，我若是你也反应不过来，能及时通知众人弃船脱身，已经很不错了……我相信你不是詹莫道一伙，但是柳长老还有这三名同道，我不是不相信，但是在回到海南之前，还要暂时委屈一下。”

防人之心不可无,先小人后君子,在这种情况下,游方声明自己不是不信任他们,但必须要有所防范,话讲得很直接。虽然这些人也在船上,假如苍岚不及时通知,他们也会死,但詹莫道这种人安排的毒计,说不定连同伙都不会完全清楚,歹徒的船他不是也炸了吗?游方也不敢保证剩下的这几名消砂派弟子中还有没有詹莫道一党。

有人面露不忿之色,而柳希言却一摆手道:“兰德先生想如何处置,让我等束手就缚吗?如若如此,老夫亦无异议……但如今船已毁,当务之急,是要赶紧设法离开这里。我们困在海外孤岛中,有人受了伤,无法在这里久持。”

苍岚还没起身,跪在地上似在掩面哭泣,也不知在为谁伤心。牛金泉听兰德前辈叫她起来,终于找到机会主动伸手,扶着肩膀把苍岚给扶起来了。

游方摇头道:“不必那么严重,我把话说清楚,就是监视,坐卧不离!若无异常,也绝不开罪……至于离开这里的方法,自然也有,但是要尽快……流冰,东西是否带上岸了?”

张流冰没答话,何德清却举着游方的背包走了过来:“视若性命,一刻也未敢离身。”

游方上船之前就曾与张流冰密谋,要他一定要看好随身带的某样东西,就装在游方的背包里。张流冰则把这个任务托付给功力更为深厚,行事也更为稳重的何德清。何德清下船时自己的什么东西都没拿,却没忘了这个包。

游方并没有接过来,而是冲张流冰道:“里面有海事卫星电话,还有卫星定位显示,防水的,通知张流花火速赶来,要他小心周围的情况。”

张流花当然不是真的开着游船泡模特去了,按游方的交代,他与包冉驾驶那条游船远远的跟在后面,以防止发生意外随时接应。张流冰则负责定期与张流花联系,发送航向与位置。这两天多都没事,游方甚至心怀歉意,因为自己的多虑,倒是将这两人折腾的够呛。

那艘游艇在海中连续航行,一个人肯定不行,最少需要两人合作操控,是包冉自己要求和张流花一起去的,要不然张流冰就去了。此刻这边两条船都炸毁了,游方安排的后招终于起到了作用,就在岛上等张流花与包冉驾船来接。

大约过了四十分钟,歹徒乘坐的渔船早已沉没到海底,而游方等人乘坐的游船在海滩上爆炸,碎片此刻已被海浪冲刷得七零八落,只有一些油污和破木板、碎泡沫漂浮在海面上,几乎看不出原先的痕迹。远方出现了一个不太显眼的白点,渐渐

驶近,是一条很漂亮的白色游船。

等到走的更近,众人可以看见包冉正站在船头,秀发飘飞,手里还举着一个望远镜,向着这边招手。张流冰从游方的背包里拿出一支信号枪,打出了一枚红色的信号弹,船直接驶了过来。

这条船其实也不是陆长林私人的,而是香港元辰基金会的资产,但陆长林一直个人使用。它比詹莫道改造的游船可要小得多,但已经算大型游艇了,主舱中能容纳二十个人,虽然有点挤但都坐下没问题,只是休息的卧舱只有两大间,不可能像先前游船上有那么多房间。

先把受伤的同道分男女在两间卧舱中安顿好,包括消砂派受伤的弟子也赶紧救治。游艇上事前就备了各种伤药和简单的医疗器械,这些人当中也有疗伤的好手。看上去李永隼的伤势最重仍然昏迷不醒,消砂派弟子袁野手臂骨折,还有其他人身上有外伤并不重。

很多人都显得很疲惫,犹在刚才那一场突然的凶险遭遇中没有回过味来,有一种劫后余生之感,一旦放松下来,会觉得更加累。

游方伤得也很重,但他却不动声色,一直显得很从容,上船之后并没有立刻休息,问了张流花一句:“葫芦在船上吗?”

张流花点头道:“按您的交代,一整套二十八个风水垣局葫芦我都带上船了,您要的其他东西也在船上。”

游方又扭头道:“苍岚姑娘,我在松鹤谷中见到天机大阵,月影仙子能随身而成。前日见到贵派这二十八宿风水垣局葫芦,发现它们也可以布成一座二十八宿垣局大阵,以一人之力发动也许勉强,但合众人之力,你可有把握?”

苍岚低头答道:“晚辈的修为不敢与月影仙子相比,但众人合力的话,就像今日对敌那般,由我居中指挥,可以发动风水垣局大阵……只是,兰德前辈能如此信任我吗?”

游方淡然道:“我信任你,就看你自己怎么做了,这是你为自己以及消砂派洗脱的机会。快去布阵吧,假如再遇袭击,就由你来主持法阵迎敌。”

苍岚似是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道:“布此大阵,苍岚一人之力恐有未逮,需要柳长老协助。”

游方不说话,只是看着柳希言。柳希言主动拱手道:“布成二十八宿风水垣局阵,确实至少需要两人配合,老夫应当尽力,兰德前辈派人监督便是。”

游方没有反对,当即指派熊居仕、梁广海、石双、罗斌等四人监督,让柳希言与苍岚一起去布阵了。将二十八个风水葫芦挂在船舷外不同的位置,发动之时,灵枢呼应可将这条游艇护在中间,就似带着风水灵气在海上移动的山川。

不仅有四名高手监视,大阵布成之后,苍岚又检查了一遍,确定阵法无误这才回舱。游方终于松了一口气,感觉有点晕眩,但肺部牵扯的刺痛又让他清醒,于是靠着舱壁坐了下来道:“大家也都累了,且养神安坐,万一再遇袭击也好对敌。”

除了在卧舱中养伤的几位,其他人都在主舱中坐下,由包冉开船全速回程,张流花拿着望远镜在船头警戒。一片沉默中,带轻伤的罗斌忍不住问道:“兰德先生,我们还会遭遇袭击吗?现在有电话,是否可以向渔政或者海军报警求助?”

游方叹了一口气:“你报告什么?有人要来打劫吗,你怎么确定会有?假如说刚才的事,你又如何解释……我只在担心一件事,詹莫道既然可以同时引爆两条船,按照他的原计划,得手之后如何脱身?定然还有船来接应,我有后招,他们怎会没有后招。现在詹莫道已死,来接应他的船当然有可能向我们发动攻击。”

此时余成韵在照顾李永隼,慕容纯明从下面的卧舱走了上来,坐在牛金泉身边递给他一瓶水,有些不解地问游方:“兰德先生怎会料到我们有此遭遇,安排了这一条船接应?”

这个问题众人都很想知道,甚至有质问之意,假如梅兰德知情,事先为什么不提醒呢?事到如今,游方也不隐瞒什么,长叹一声道:“我事先也没料到,只是出于谨慎以防万一,才安排了这一招后手,只是辛苦寻峦派几位同道了。”

张流冰赶紧开口:“兰德先生最近几番遭遇凶险,多次遭人暗算,所以行事不得不谨慎……”他向大家解释了前因后果。

如果当初众人早知道这件事,一定会笑兰德前辈神经过敏甚至无端猜忌,可是经历了这一切回头再看,又不得不佩服他深谋远虑啊,等于救了大家一命,这就是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可是詹莫道为什么要那样做?歹人究竟是什么来路?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

众人还想再问,现场却无人可问,消砂派的其他弟子同样蒙在鼓里。游方觉得眼前有银色的光点乱闪,呼吸越来越闷,看来不仅受了伤,詹莫道最后一击毕竟伤了他的元神,于是闭上眼睛安坐,在布好的二十八宿垣局大阵中稍稍滋养形神。

众人见如此,也住口不言,场面一时又安静下来。游方不仅受了伤,抱起李永隼冲下船的时候把手枪扔了,秦渔也没来得及捡,只有画卷收回了袖中。别的东西

倒还罢了，秦渔是万万不能失去的，她不仅是一件法器与师命所系，这么长时间以来简直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无论如何要找回来。

但现在这种状况，必须先离开，李永隽要赶紧送上岸救治，游方也需要养好伤势，只能先委屈秦渔暂时留在海底了。游方已经打算好再度乘船出海，亲自下海一定寻回她。

念及秦渔难免心神不定，心口莫名一阵轻微的绞痛，不知是因为伤势还是别的原因。就在这时，忽听船头上的张流花喊道：“远方有船，好似冲着我们来的！”

游方陡然睁开眼睛喝了一声：“依计而行！”

苍岚、熊居仕、梁广海、石双、牛金泉、慕容纯明等六名高手冲了出去，苍岚站在船头取代了张流花的位置为中枢，其余五人在她身后呈扇形站立，已经发动了垣局大阵。而罗斌等人留在主舱中，柳希言等几名消砂派弟子没有得到游方的指令，也坐在主舱中未动。

此时合力拒敌，比上一次少了游方、柳希言、李永隽、罗斌等高手，但是这艘游艇比上一条船小得多，又能运转布好的垣局大阵相助，其威力不减。

站在船头的苍岚已经可以看清前方来的船，和上次遭遇的歹徒所乘之船几乎完全一样，就是船头没有舰载高射机枪。那条船远远望见这边的游艇高速冲过来，似乎有些减速犹豫，有三个人慌忙将一挺枪管放平的双连管高射机枪推上了船头，正在固定底座。

看见这一幕，苍岚喊道：“果然与刚才的歹人是一伙，船头架的枪都是一样，我们怎么办？”

游方在舱中高声喝道：“不减速，直接冲过去。”说话时已经站起了身。

柳希言终于忍不住开口提醒：“兰德先生，这艘是游艇，速度快得多，不必与他们正面交锋，直接转舵就可以甩开。您见过对方那种火力，在两三百米以内是很难冲过去的，现在这样……”

游方冷笑一声打断了他的话：“都逼上门成这样了，还能放他们活着离开吗？我自自有准备……张流花，东西带上船了吗？快拿来！”

话音未落，张流花从底舱拿来一支步枪，看上去有些年头了，不过保养得还挺好的，交给了游方。游方背着步枪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走到舱外，与张流花一起爬上了船顶，如落地生根般在起伏颠簸中站得稳稳的，举起枪望着前方。

这次让张流花将风水葫芦带上船是临时起意，赶巧了，但游方当初与张流冰密

谋的时候，就托他设法搞两样东西来，都是枪，一支手枪一支步枪。手枪随身带着，刚才已经掉海里了，步枪不太好拿上船，就放在了张流花这艘游艇里。

型号是他指定的，就是五六半自动，游方只用过这么一种步枪，感觉很顺手，练习秘法和枪法非常合适。搞这支步枪可费老劲了，还好，终于搞到了也带来了。

游艇不减速径直向前冲去。对方慌了，看船速显然比不上这艘游艇，想转舵逃离是不可能的，匆忙中开枪了。子弹呼啸而来，却都奇异地绕着游艇两侧飞过，距离越来越近，一公里、五百米……甚至能看见对方船头站的人了。

子弹飞过的轨迹距离船身越来越近，继续冲过去很危险，苍岚首当其冲，但是游艇不减速，她也站在船头纹丝不动，身形与船一体在风浪中起伏。游方终于开枪了，每一枪都隔了好几秒钟，一枪一个，船头三名歹徒应声而倒，机枪声停了下来。

又有一个人从船舱里冲了出来，企图继续开枪，游方又开了一枪，这人就倒在船舱门口。

无法形容这神奇的枪法，因为船在海浪中颠簸，几乎不可能单发瞄准，而现代海战，一般也不配单兵轻武器，几乎没什么用处。

可兰德先生真是枪法如神！他开第一枪的时候，距离大约有四百米远，最后一枪，距离已经到了两百米左右。这四枪，几乎耗尽了游方所有的潜力，终于支持不住，喷出一口鲜血染红了前胸，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步枪也脱手滑落。

张流花赶紧丢掉望远镜，一把将游方抱住。

对面的船上还有人，此刻已完全惊慌失措，徒劳地转舵企图躲开冲撞。它左转舵，游艇也跟着右转舵，恰恰迎向横过来的船身一侧。

两船没有相撞，只听苍岚发出一声龙吟凤啼般的长啸，音调高昂直入云霄，绕船挂着的二十八个葫芦也发出一阵竟似钟鸣般的回音。一个巨大的漩涡在渔船下方生成，海面带着渔船往下一沉，同时有一道巨大的浪涌从游艇下方卷起，扑向了渔船。

渔船被浪涌吞没、推翻，而游艇顺着浪涌竟然腾空而起，飞越过了渔船，落在前方的海面上。回头再看那艘渔船，虽没有直接相撞，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撞成两截，正在缓缓下沉。

第一百二十一章
●
温一抹月光

等游方醒来,已经是七天之后,在南海渔村的一间特别布置的病房中。他的伤势比自己想象的更重,尤其在受伤之后还要强自镇定指挥众人,特别是最后运功开了那几枪,几乎已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

伤还是其次,游方也不是没受过伤,且身边有的是疗伤的好手。更要命的是他病了,水寒入肺、高烧不退,在三亚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待了三天,医生甚至下了病危通知让送他来的众人叫家属。

两天前高烧退去,病情终于稳定,这才在众人的一致商议下,把他接回到南海渔村这间特别布置的病房中调养,可是游方一直没醒。

游方几乎是铁打的身体,他都记不清自己什么时候生过病。但他这种人一旦病了便如山倒一般来势汹汹,重伤加重病,险些要了他的命,幸亏身边就有疗伤高手,而且及时送到了医院。当病情稳定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调养伤情,在医院不如南海渔村,于是一众高手把他接了过来。

村子里还有两人在养伤,分别是叠嶂派的李永隽和鸣翠谷的陆月居,她们俩伤得也不轻,仍在调养之中尚未痊愈。